

浮华 城市

张欣最新力作

都市题材的情感小说
动感城市的真实写照

张欣

◎ 著



I247.57
84

张欣
◎ 著

浮华 城市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浮华城市/张欣著.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7

ISBN 7-02-004617-7

I. 浮…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41932 号

责任校对: 王鸿宝

责任印制: 王景林

浮华城市

Fu Hua Cheng Shi

张欣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

北京铭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70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8.75 插页 2

2004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0

ISBN 7-02-004617-7/I·3525

定价 17.00 元

第 一 章

冯苇一在大马路上匆匆地走着，他上了人行天桥，下了人行天桥，走过斑马线，整个人就像有遥控器操纵那样，面无表情，目不旁视，行速始终大步流星。而且，对周围的一切绝缘般的没有反应。

这时已是傍晚时分，街市在转暗的光线下渐渐热闹起来，“走鬼”的小贩开始进入活跃的交易，空气里臭豆腐飘香，音像店大放情歌，毫无节制的深情款款让人在麻木中有一些逆反情绪，巨幅的电影广告牌被白炽灯照得雪亮，总之是一些“终结”这个，又“终结”那个。

冯苇一最近的心情可以说是糟透了，可是热闹的市井还是那么热闹，臭豆腐还是那么臭，电影情节该怎么终结还是怎么终结，根本不理睬他的心情。

冯苇一在找一个人，一个叫阿辉的人。

阿辉曾经是他的好友，两年前两个人合力打造一家小公司，由于厌烦复杂的手续，便用了阿辉姐姐的待业证办理。在克服重重困难之后，公司总算有了一些正常业务，虽说每一担的营业额不大，但是稳稳妥妥算是一盘正经生意

在手，慢慢做，就不信不能做大做强。然而突然有一天，冯苇一真是做梦都没想到，阿辉竟然背着 he 卖掉公司，在人间蒸发了。

一开始，冯苇一的同居女友商晓燕还帮着他一块找阿辉，两个人同声同气地发誓，找到阿辉以后，一定要劈了他。后来实在找不到阿辉和他姐姐，商晓燕就转过弯子来劝冯苇一要面对现实。冯苇一不肯，说非要找到阿辉不可。商晓燕说，这件事你不愿意报案，又一定要找到他，你到底想怎样？冯苇一说我要亲口问一问他是怎么想的？为何大家兄弟一场他竟干这样的事？商晓燕说，苇一，拜托你不要像文艺青年那样行不行？事已至此，他说出原因来又有什么意义？

冯苇一不理，照样发疯一样地找阿辉，自以为布下天罗地网，有一天有一个朋友跑来告之阿辉在某个酒吧浮头，冯苇一一听，分秒必争地赶了去。

然而，冯苇一在那个酒吧间里一无所获，不知是阿辉真的走了，还是一开始朋友就认错了人，反正他没有找到阿辉，此时心中的怒火被挑了起来可又无处发泄，他不想在这种时候回到住处，不想把这种要命的情绪一次又一次地带回去。于是他去了健身房，以双拳击沙袋这并不新鲜的方式来发泄。

在那里他耽搁到很晚。

回到住处时，商晓燕坐在窗台上一动不动地看着夜景，两个打包的盒饭放在餐桌上，看上去没有动过。

商晓燕望了一眼疲惫不堪的冯苇一，什么也没说，跳下窗台，坐到餐桌前打开盒饭。冯苇一手也没洗，在她的对面坐下了。

商晓燕在天都不动产公司当售楼小姐，这个活儿并不轻松，忙的时候一天要站将近十个小时，今日累得她连吵架的力气都没有了。要说年轻漂亮的女孩子谁没有一点脾气，可是商晓燕体谅冯苇一的心情，他们是大学同学，真心相爱，在双方都没有钱的情况下愿意守在一起的人，这份感情是值得珍惜的。商晓燕尽可能地包容冯苇一，可是她心里明白，这样下去无论如何不是一个办法，等到花完积蓄还找不到阿辉该怎么办？退一万步说，就算找到了阿辉，由于当初你我不分的，什么合同、协议也没有留下，你告人家什么？

两个人闷声吃了一会儿饭，商晓燕看了看一蹶不振的冯苇一，她已经忍了两个半月了，实在不忍心再看着他在这件事上越陷越深，于是终于开口说话了。她说：“苇一，我们能不能不再找那个阿辉了？”

冯苇一不吭气。

每回都是这样，从沉默开始，以爆发告终。今天也不例外，憋了一晚上气的冯苇一终于又跟商晓燕干了起来。他说：“不是你一拳一脚创办起来的公司，你自然是不心痛的。”

商晓燕压住火说道：“苇一，听我一句话，你现在必须用找阿辉的时间去找工作。”

冯苇一站起身，饭也不吃了，不改初衷道：“我一定要找到他，而且还要跟他同归于尽。”

商晓燕抬起眼睛，呆呆地看着冯苇一离去。

第二天上班，商晓燕的脸色自然很差。同事刘冬看了她一会儿说：“你怎么了？跟男朋友吵架了？”

商晓燕神情黯淡地说：“谁告诉你我有男朋友？”这是她做人的原则，永远不公开自己的私生活，刀架在脖子上也不公开。

刘冬笑道：“你真不禁诈，看来还真是名花无主，可这怎么可能呢？”

“你不是也闲着吗。”

“我俩怎么能比？要说我也算是有几分姿色，可是跟你站在一块那就是俗物。”

“爱钱未必就俗。”

“这么说吧晓燕，我是宁肯大俗，也要爱钱。”

商晓燕忍不住，到底被她逗笑了。

中午吃盒饭的时候，由于心情黯淡，商晓燕根本没顾得自己都吃了些什么。她想，找不到阿辉是噩梦的开始，即使找到阿辉噩梦也不会结束，在这个怪圈里，脆弱的感情没准哪天就把人给毁掉了。

她真的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办？

她与冯苇一没什么积蓄，他们是请不起私家侦探的。

柯智雄是那种家居式美男，他的长相不像他哥哥柯浩

雄那么有气势。相比之下,柯智雄显得宽厚一些,他的五官十分周正,笑起来有些憨气,有点人见人爱的味道,但不具杀伤力。他的家庭也是典型的中产阶级:他本人在佩恩公司做公司总务,虽说如同国营单位的办公室主任,但佩恩公司是规模很大的合资公司,发展状况很好,公司的福利也就水涨船高;妻子夏遵义在市中心血库工作,端庄美丽外加贤惠,他们的女儿柯俊天真活泼。在这个家庭里,可以说是一片阳光。

这天下班时,柯智雄提了一兜烂苹果走进家。夏遵义说,为什么要买烂苹果?柯智雄说我怎么会买烂苹果?这是今天发的苹果,我总不能把烂的发给别人吧?

夏遵义没有吭声,因为她从心里喜欢丈夫这种谦和的性格。她招呼刚刚放学的柯俊来吃苹果,柯俊捏着鼻子走了,说烂苹果好臭。夏遵义只好用水果刀让烂苹果变成标准的果盘,然后放在冰箱里镇过之后,再拿出来,那味道还挺好吃。

直到晚上睡觉前,夏遵义才发现柯智雄有点心不在焉,便问他发生了什么事。

柯智雄说,今天上班时收到一封浩雄从北京寄来的信,信中说他的手术日期已经确定了。

原来,柯浩雄前段时间在医院诊断出患有多发性肝囊肿,治疗的惟一办法就是做肝移植手术。至今,他已经等了整整八个月,才终于等来了医院的通知:肝源已经找到。

夏遵义想了想,安慰柯智雄说:“为这事我专门问过专

家,据说目前这种手术的技术已经比较成熟了,治愈后的效果也还不错。”

柯智雄道:“我担心的倒不是这个,你知道我们家在北京一个亲戚也没有,我哥又离了婚,这么大的手术,谁来照顾他呢?”

夏遵义说:“你们公司能请假吗?”

柯智雄说:“要是好请假,我还发什么愁啊?”

夏遵义说:“先别着急,会有办法的。”

不过这个晚上,柯智雄倒是安然睡去,夏遵义的心却久久不能平静。

夏遵义在黑暗中睁着眼睛,往事一幕幕地出现在她的眼前,其实也是埋藏在她心底的一个秘密,包括柯智雄在内,没有人知道。

这个秘密便是夏遵义在与柯智雄谈恋爱结婚之前,和柯浩雄曾是一对情侣,两个人的恋情发展得很顺利,直到谈婚论嫁时,柯浩雄在一个偶然的场合认识了芭蕾舞演员楚霖,从此便像中了魔一样不能自制。当时的柯浩雄很年轻,年轻人做事是不会深思熟虑的,很快,柯浩雄便跟楚霖闪电般地结婚了。

柯智雄当时在外地工作,完全不知道这边发生了什么事。柯浩雄的父母很喜欢夏遵义,深感是柯浩雄对不起夏遵义,便私自做主把夏遵义的照片寄给了柯智雄。柯智雄与夏遵义两个人在经过一段时间的通信之后,渐渐成了朋友。后来见了面,柯智雄对夏遵义很满意,夏遵义也没想到

柯智雄更适合自己的,于是便有了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可能是大家都不想触动原来的伤疤吧,再说柯浩雄跟夏遵义好的时候也没有造成什么后果,说到底也是普通男女的离合,所以家人便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单纯的柯智雄。

时间冲刷了所有的恩怨,生活才是真正的老师。这一对兄弟的日子,柯智雄和夏遵义过得舒心而恬静,孩子柯俊又为这个家庭带来了许多操劳和快乐。可是柯浩雄和楚霖的激情归于平淡之后,随之而来的便是永无休止的争吵,两个人以分手告终……

清夜静思,老实说,夏遵义对于柯浩雄的感情已经淡而又淡,往事就是往事,过去的事便过去了,她并非还一直深爱着他。夏遵义不是这样的女人,她始终相信爱情是双方的,一方如果决计放弃,那就是没有爱到愿意厮守的程度,就算自己一时想不通,却也总有想通的时候。目前的问题是,柯浩雄仍旧是她的亲人,现在又碰到了困难,自己又该如何面对呢?

第二天下班以后,夏遵义独自去了母亲那里。夏遵义的母亲夏夕是一位言情小说家,父亲过世以后,母亲更愿意把自己关在书房里编织一些与她年龄不符的感天动地的情爱故事,对此夏遵义颇不以为然。但是逢到是心境不佳的时候,夏遵义首选的倾诉与商量的对象仍是母亲,一方面是母女之情使然,另一方面母亲对于情感方面的问题还是有真知灼见的。

夏夕果然不同意夏遵义在柯浩雄生病的问题上介入太

深。“我不是幸灾乐祸，”她首先用一种漠然的表情开脱了自己，她说，“可是你看看他这两年过的，他当初不是找到了真爱吗？为什么不过得丰富多彩让我们刮目相看呢？”

“妈，难道你这还不是幸灾乐祸吗？”

“好吧，讨论过去的确没有意义，就说现在，遵义你可千万不能糊涂，首先是你绝不要跑到北京去守在他的床边。你独自去护理一个男病人不方便，你懂不懂？其次是你也不要跟智雄提过去的事。”

“智雄并没有让我去护理他哥哥。”

“你还看不出来吗？他不好请假，又不懂医，潜意识里他是希望你去。”

“我也不是不能去……我只是觉得，无论我去还是不去，我都应该把过去的事告诉智雄了，不管怎么说，我总觉得让他蒙在鼓里终究是个隐患。”

“你当然不能去。这事什么时候谈都行，将来两个人都是花白的头发，坐在大树下，说起这种事还是不错的笑料。如果你去，万一以后智雄知道了这件事，你说你跟浩雄早已没感情了，可这事你说得清楚吗？再者，他相信吗？”

“那我今晚就跟他谈。”

“你疯了，你还嫌智雄心里不乱是不是？实在要谈，也要等到浩雄手术之后，病好了再谈。智雄是个挺单纯的人，我看我们还是放过他吧。”

为了缓解冯苇一心中的郁闷，商晓燕回到住处总像是

个受气的小媳妇似的，其实这特别违背她快人快语的性格，因此，他们之间酝酿的一场大吵早已是在所难免的。

起因是特别小的一件事，辛劳一天的商晓燕下班回到住处，发现冯苇一打了整整一天的游戏机。当时商晓燕并没有发作，她下了泡面，冯苇一说他不饿，商晓燕一个人吃完泡面，走过去对冯苇一说：“待着也没事，不如我们去看场电影吧。”

“有西部大片吗？”

“下午我翻了报纸，港产片《新同居时代》。”

“港产片能看吗？再说这种片子说不定还没有我们的同居生活精彩。”

不知是冯苇一轻慢的语气激怒了商晓燕，还是太长时间的忍耐太压抑了，商晓燕的脸色突然变得铁青，她扭身进了卧室。

她拿出自己的手提箱，没有表情也没有情绪波动的往里面拣自己的衣服。

冯苇一出现在她的身后。

冯苇一站了一会儿才说：“你怎么了？”

商晓燕一声不吭。

冯苇一道：“我说什么了吗？”

商晓燕还是不做声。

内心虚弱的冯苇一倒是有点慌了：“你要到什么地方去？”

商晓燕平静道：“……我搬到刘冬那去住，从今往后你

找你的阿辉，我当我的售楼小姐，再见还是朋友，这样总可以了吧？”

“我不让你走。”冯苇一武断并且肯定地说，他挤开商晓燕，强行关上箱子，他把箱子放在地上，自己坐在上面。

“苇一，我受够了，我不可能一直当你的心理诊所，这个世界也不会停下来等待你疗好创伤，你还是好自为之吧。”商晓燕干脆不要行李，空着两手要往外走。

冯苇一跟在她的身后只说了一句：“晓燕，你确定我们要分开吗？……今天可是我们在大学私定终身的日子。”

商晓燕的脑袋很乱，她根本不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就算有纪念意义又怎么样？现实生活从来都不会因为你有甜蜜的过去而就此改变。况且，他们当年是热血沸腾的决定共走人生风雨路，但是真正同居还不是因为可以省房租吗。如果他们当时分开租房等到了合适的时候再结婚，即使现在看来这种愿望都是相当奢侈的，可如果真是那样的话，他们就得搬到比这里还要差的旧城区去。他们其实很想遵守道德规范，但还是为了钱妥协了。商晓燕至今也说不清楚，到底是他们的生活能力还是脆弱的道德规范不堪一击。

看来，商晓燕终于要对自己的轻率付出代价了。

商晓燕还是决定走，阿辉一时半会儿肯定找不到，冯苇一又不听劝，这样下去她会疯的。

她打开门，十分意外，门外竟有一个年轻的送花人在看她家的门牌号码。那个男孩手上拿着一把包在紫色彩纸里的红玫瑰。商晓燕心想，不知今晚收花的幸运女孩是谁？

是谁都好，反正不会是自己，她依然向楼梯口走去。

送花的男孩子说：“请问，你是不是姓商的小姐？”

商晓燕不觉点点头，但还是不相信这束花与自己有关。

男孩说：“是你的花，签收吧。”

商晓燕忍不住问：“请问是谁送的？”

男孩说：“这里有卡片，你自己看吧。”说完接过签单，头也不回就离去了。

商晓燕打开卡片，只见上面有冯苇一写的一行字：我记得这个承诺，并且愿意对这个承诺负责。

商晓燕抬起头，她希望冯苇一就站在门口。可是门口却静悄悄的，冯苇一不在那里，走廊上只是她一个人，她捧着花不知何去何从。

屋里也没有人，商晓燕租的这套旧房子有一个天台，想必是冯苇一跑到上面去了。

商晓燕找来一个花瓶，她把玫瑰花插在里面，这是自阿辉消失之后他们沉闷生活中惟一的亮色，还是好好珍惜吧。商晓燕对自己说。

果然，冯苇一独自一人抱膝坐在天台上。夜景并没有什么特别，远远近近的灯光无声地诉说着家家户户平淡无奇的日子，星星更是不阴不阳地挂在天际，孤傲清辉，根本不理人间烟火。冯苇一回过头来，没事一样地对商晓燕说：“过来坐坐吧。”

于是商晓燕坐了过去，也抱着双膝。

冯苇一说：“与其这样，不如我们结婚算了。”

商晓燕没情绪地说：“你知道结婚要花多少钱吗？”

“我们先去登记，等有了钱再补办手续好了。”

商晓燕心想，你说的倒轻松，可我怎么向外地的父母交待？嫁了还是没嫁？这到底算怎么一回事？

冯苇一侧头看了商晓燕一眼道：“你干吗不说话？……不过男人一无所有还那么坏脾气是挺讨人嫌的，我现在自己都讨厌自己。”

商晓燕也没有想到自己怎么会脱口而出：“那就去登记吧。”说完之后，她觉得自己做人真是太没有原则了。

这个晚上，两个人好好地亲热了一次。事毕，冯苇一说，其实这些天我一直都在找工作，只是没有合适的，也不想说出来烦你。商晓燕紧紧搂住冯苇一的脖子说，我想以后一切都会好的。

年轻就是这点好，有大把的以后。

过了几天，商晓燕跟刘冬调整了补休的时间，因为街道办事处每星期只有二、五登记结婚，其他时间还要安排离婚、办待业证、调解邻里矛盾之类的事。

星期五的早上，太阳照样升起，商晓燕和冯苇一也是心情平静。吃早餐的时候，冯苇一说，也许人有挫败感是件好事，我终于相信了原来我是不完美的。商晓燕也说她原来的自我感觉也是太好了，可是做售楼小姐必须有极强的承受能力，有人下了订金，也有可能不买房子，当你希望落空的时候，心里也还是挺难受的。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讲起走出校门之后的生活经历，不禁感慨万千。

商晓燕也暗自庆幸，冯苇一终于从阴影中走了出来，等他找到工作，两个人一块拼搏，相信好日子就在不远的地方等着他们。

两个人穿戴整齐之后便去了公共汽车站，车上的人不少，他们也只有挤在人堆里默不作声地望着窗外。事情也实在是凑巧，正当冯苇一决心放下阿辉重新开始他的新生活之际，阿辉居然出现了——他正在一个报摊上买报纸。这让冯苇一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经过仔细辨认，冯苇一确信了自己的判断。这回他不像往常那么冲动，他只是附在商晓燕耳边说了一句：在街道办事处门口等我。而后便在就近的一个车站下了车。

商晓燕根本不知道冯苇一刚才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这时的阿辉完全是一身稀松的装扮，仍站在报摊旁边迫不及待的看《足球报》，无意间，他突然感到一个摇摇晃晃的黑影疯跑过来，阿辉也是在几秒钟之内认出了冯苇一，丢下报纸扭头就跑。这样追跑了几个街巷，阿辉慌不择路的进了一条死巷，无处可逃的阿辉这才转过头来对冯苇一说，你听我解释嘛，你听我解释嘛……然而话音未落，冯苇一已经不顾一切地猛扑上来，两个人顿时扭打成一团。

直到有人拨打了110，警察赶来才把这两个人分开，一起带到了派出所。

两个人都是鼻青脸肿，阿辉的一只衣袖也不知去向，胳膊上全是血道子。冯苇一的斯文形象更是面目全非。

阿辉解释说，他妈妈得了脑萎缩，只要一出家门口就

丢,根本找不回来,只好送到老人院去;姐姐下岗一直找不到工作,他是万般无奈才出此下策,而且他是打算有了钱一定还给冯苇一。冯苇一从长椅上弹起来说,这话你自己相信吗?民警批评了阿辉,又问冯苇一打算怎么办?冯苇一不知道该怎么说。

商晓燕在街道办事处一直等到下班,也没有见到冯苇一的影子。这天的结果是商晓燕陪着冯苇一去医院包扎伤口。登记这件事也就放下了。

随着柯浩雄的手术时间临近,柯智雄决定把手上的工作尽可能地多做一些,这样就不会因为请假而影响工作。然而世界上的事情都是越乱的时候反而越多,一天正值上班时间,柯智雄手上有一大堆事要处理,这时合资公司中方的副老总章选民打电话来把他招了过去。

章总说,最近本市出了不少好楼盘,而美金又有贬值的趋势,所以董事会决定还是要买若干套高品质的房子,一来外资方的高层可以住,二来也是货币保值的一种手段。柯智雄说,买房子可是一件大事,稍有差池便是里外受埋怨,在这方面我也没有经验。章总说,那我不管,你是公司总务我不找你找谁?而且这件事你还得抓紧办,不要拖,你知道最近的汇率每天都有波动,万一来个大跳水,我可是没法跟董事会交待。

柯智雄没有办法,只好又把手上的工作全部放下,每天一心一意地开着车跑楼盘,见天拿回家五颜六色的楼盘广